

娘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

■ 刘艳杰

娘今年 68 岁了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，身体一直很好。娘普通平凡，跟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娘特别感激家里的几亩薄田。当初，娘正是靠着这几亩薄田，供养她的 5 个儿女上学、成家。用娘的话说，她这辈子没有啥本事，唯一让她在别人面前引以为荣的是，她含辛茹苦养育的 5 个儿女如今都混得有模有样了。

印象中，娘教导儿女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是咱的，给也不要。”我在家排行老小，娘理所当然对我疼爱有加。平时家里的油盐酱醋吃完了，娘习惯性地总会喊我一声，让我到村里的代销店里去买。娘不但给足买油盐酱醋的钱，另外还会多给我一毛两毛的，好让我随便买点儿零食吃。就因为这事，我的哥哥、姐姐经常在娘面前提意见，说娘偏心。娘总是笑：“就数你弟小哩，让着他点儿。”一次，店主多找给我五毛钱，我美滋滋地赶紧提着一壶酱油逃离代销店。我没敢把这件事告诉娘。一周后的晚上，娘竟然悄悄地来到我床前，借着微弱的灯光说：“小五，上次我让你打酱油，人家是不是多找给你五毛钱？”我坐在床头，低着头，不敢抬头看娘的眼睛。“是哩，多找我五毛钱。可我已经……”娘抚摸了下我的脑袋，说：“给，天明了把这五毛钱还给人家，别忘喽。”

生活中，娘“喜旧厌新”。儿女给她买的最新款式的衣服、鞋什么的，不管怎么劝说，娘硬是不穿，即使穿，也是当我们的面穿会儿，一旦我们走了，她就立马脱掉放在柜子里，还说什么，“都恁大岁数了，衣服恁鲜亮，咋穿出去？”娘虽然不穿儿女给她买的衣服和鞋，但每年的雨季，娘都要瞅上几个好日头，在院子里铺一张大席，上面晾晒的全是我们给她买的各款衣服和鞋，有的发霉了，有的虫蛀了，有的鼠咬了……这时候，娘看着晾晒一席子的衣服和鞋，泪眼婆娑地唠叨：“唉，这些孩子哇，对你们说不让买，你们



非得买……”

打我记事起，一直到去年，娘常吃剩饭剩菜，而且能讲出一大堆理由来。每次我们回家看爹娘，都要顺便买一些现成的小菜，省得娘闷在厨屋里又是炒又是蒸。吃饭的时候，娘一般不会和我们坐在一起吃，娘说她这样不习惯。一次，她搬个小板凳，坐在我们一旁，一手端碗，碗里盛着各种剩菜，一手拿馍夹菜往嘴里送。我说：“娘，您不跟我们坐在一块儿吃，厨房里给您留的两盘鲜菜咋不吃呢？”娘则笑着说：“你看，这都是菜，吃啥都一样，这碗里的菜再不吃就坏掉了，倒掉怪可惜哩。”我说：“娘，您总是这样，把饭菜放剩着吃，这个坏毛病您啥时候能改改呀？您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这样吃，对身体不好！”近一年时间，娘才基本上改掉了吃剩饭剩菜的习惯。

心系儿女，唯独没有她自己。我在乡下中学教书，离家近，三两天就能回家一次，跟娘拉拉家常，帮娘打理打理家里的一些琐碎活什么的，娘挺高兴。去年暑假，我在县城买的房子装修好，就从学校搬进了县城住，回家看娘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甚至一两个月还不回家一次。每次抽空回家，娘见到我说的话就是：“娘可盼你回来了。以前你每个星期都回来看娘，现在一两个月还不回来一次哩，娘觉着跟少了些什么似的。唉，娘不怪你们，你们忙，都是一家一小窝，得靠自己养活啊！”娘的脸虽然背了过去，我还是看见娘的眼窝里蓄满了泪水。

今年春节前夕，我和妻子商量，过年回老家还是在新家？妻子说，第一年得在新家过。我说那行吧。农历“小年”那天，我和妻子、儿子一块儿回乡老家给父母送些过年用的物品。当我把今年不准备在家过年的事情告诉娘时，娘的脸色突然黯淡了许多。“你看，你们每年都在家过年，热热闹闹的多好啊。要是你们不回来过年的话，觉着跟少了些啥哩。”娘说，“那好吧，不回来过年也中，到初一那天你们都早回来。”说完，娘去了里屋，好长时间才出来。

农历腊月二十六中午，娘突然出现在我家楼下，我赶紧跑下楼接娘。

我说，“娘，这么远，街上人又多，你咋骑车来啦？”

娘气喘吁吁地用手背边擦脸上的汗水边说：“娘挂念你们一家呗。你们这七八年都是在老家过年，啥心也没让你们操过，这过年哩，娘知道你和你妈也不会炸东西，你爹在家每样东西炸的都多，这不，一样我兜来一些，你们就不用再费事了。”

我看着这一编织袋的东西，不好意思地说，“娘，您拿来恁多干啥？”娘笑着说，“没多少，没多少。”

我把娘拉来的一编织袋东西从拉车上卸下，准备扶娘到家里吃午饭，娘说啥也不呆，要赶回去，“家里还有其他事呢。”我把娘送到路口，娘骑上车又叮嘱说：“可别忘喽，初一那天你们都回去。”望着娘骑上车左右晃动的身体，我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——娘真的老了。

我把编织袋背到楼上解开，里面装有一袋炸鱼、一袋炸鸡、一袋麻叶、一袋花生米、一袋蚕豆、一袋胡萝卜、一袋馍，还有一张娘提前给孙子拿的 50 块钱压岁钱，此时，我的泪再次涌了出来。

腊月三十上午，我带着妻子、儿子回乡下老家。娘正包饺子，看见我们回来，惊喜地问：“哎，你们咋回来了，不是说好明天回来吗？还走吗？”我说：“娘，我们不走啦，回来和您和俺大一块儿过年呢？”娘瞪大眼睛问：“你们真的不走了？”我笑着说：“娘，我啥时候骗过您呀？娘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”

娘走近我跟前，攥住我的双手，含着泪说：“多好啊，娘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”

我为人人

■ 张宜举



国无德不兴，人无德不立。

人不分男女老少，地不分东西南北，更不讲善行之事的大小，只要助人为乐就棒！我眼见耳闻两位老友做过的真实小事，让我感动。

和我同龄的张训三，从部队转业到县修配厂成了这里的一名职工。他不爱多说话，却乐于助人。他退休后不久，老伴去世；儿女们早已成家，而他愿意单独过。训三年纪大了，但他健康身体，勤劳不闲，把房前屋后种上果蔬，自足有余，而他还会送给左邻右舍。平时谁家的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出了毛病，他就主动帮忙修理。他还在家门口备足“公用”打气筒供人使用。村民给庄稼打药防治病虫害的药桶经常损坏，误时费力又费药，他知道后就自掏腰包买了 5 只电动喷药工具供大家使用。他还按照从报刊上学到的经验技术，特地在省城的农药厂购买了一些生物性农药，且按购价给大家不多收一分，如果是困难户就免费。仅此项，去年他就贴上百 400 多元。

去年 12 月中旬，一位中年妇女路过训三家门口乞讨。经了解，原来她是邻县某村人，因儿媳与她吵闹，她一气之下出走。而训三先做好热饭相待，并良言相劝，还安排她住宿在侄媳五保户家。几天之后，她在训三和侄媳的劝导下愿意回家。训三把她送上公交车，还给了她 100 元钱。

今年农历正月初一早上，张训三接到那位妇女的儿子打来的电话，他感谢了训三的善举，并拜了年。训三做的助人的事多了，大家称他是“老善人”，而他说：“这些小事谁都能做。不是常说‘我为人人’么！”

另一位让我感动的是冷庄村的冷兴旺。他已是古稀之年，6 年前他患脑梗塞，由于抢救及时，亲友帮助，儿女悉心照料，身体恢复得很好，没留下后遗症。他常说“多亏大伙儿相助！”

老冷家门前临近公路，而路边每十天有一次“物交会”，那时人多，过往车辆也多，经常拥堵，而他就会主动当起业余“交警”，积极主动热心指挥疏导。大家也送他个“老会首”的绰号。几天前，农历二月初三的“物交会”上，老冷见一个 10 岁左右小孩站在卖小吃的桌前，身上脏脏的，怪可怜。老冷便给他买了一碗豆沫和两个烧饼。小孩临走时，老冷又买了 5 个烧饼给他，并嘱咐他回家好好上学，别跑出来流浪了。那孩子三步两回头地走了。老冷还送几个来赶会的老太太回家。类似这样的小事，老冷做的太多了。

人无德不立，行胜于言。只要我们把助人为乐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对他人尽责，对良心尽责，常怀善念，常行善举，我们每个人都应从自己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不忘立身之本，让中华美德融入日常生活，成为时代的社会风尚，人人学习，人人践行，形成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的社会风气。

天下老人



英国二战老兵：对日本我不能轻言宽恕

2 月 25 日，在英国伍斯特的家中，98 岁的二战老兵弗瑞德·塞克说：“对日本我不能轻言宽恕，因为我不能背叛我的战友——那些长眠在泰缅铁路旁的灵魂。我是‘远东战俘协会’唯一在世的幸存者，我替已经逝去的他们说话，未经他们许可我不能轻言宽恕，因为他们已不能述说，也听不到任何来自日本方面忏悔的声音了。”



韩国慰安妇“分享之家”

在距离韩国首尔约 50 公里的京畿道广州市，有一座著名的慰安妇“分享之家”。

目前韩国仅有 55 名原日军“慰安妇”在世，平均年龄 88 岁。今年年初，韩国女性家族部宣布，拟为分布在韩国、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日军“慰安妇”记录申遗，进一步让国际社会意识到“慰安妇”问题的严重性，防止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。



90 大寿坐上“狮王宝座”

生于 1924 年 2 月 21 日的穆加贝日前度过 90 岁生日，他在第一夫人格蕾丝的陪伴下试坐了宝座。这个重达 1.2 吨，由 3 位著名石雕艺术家花两年多时间完成的宝座，用了大量黄金、钻石和各种野生动物皮。